



四書讀註提耳孟子卷之四上

耿埰手著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六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心之體。張子所謂統性也而應萬事者也心之用張子所謂統情也。但用原於體。故串以而字。下文单承理字。則其用亦應之以理而已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单承具理。。性卽天理。故以而字以包應事。而粘帶。以伏則字之勢。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此上先註心性天之義。然俱粘連一理字。則已寓一貫之意矣。此下、方順註句義。人有是心莫非全體觀盡字。

然不窮理零星窮究性理。則有所蔽蔽其所知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不能盡其全體。此上、反說不知性、則不能盡其心。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正賦盡其

心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正貼知其性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出字天亦不外是矣。則字。○正貼知其性則知天矣。此上註完節意。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此節皆以知言。所謂造其理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存兼動靜。養謂順而不害。○養亦兼動靜。事則奉承而不違也。○心性皆原於天。存之養之。即所事天。○此節皆以行言。所謂履其事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以氣言之短長也。貳疑也。○此命字反對首節知字。不貳者知天之至熟音

節言知之盡。故能不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承次節言行之立至。故能俟死。命謂全其天之所付。謂所命之理。此命宗以理言。不以人為害之。註立字。人為害之，則天之所命，傾危而不立矣。此節合知行言。所謂智之盡，仁之至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皆以理言。首節內註本此。自理而言，謂之天。公共之理。自稟受而言，謂稟受此理所獨具者。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存此理於心。謂之心。程註心性天。皆以理言。張子曰：由太虛，即太極也。以理言。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以氣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雙承理氣。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雙承理氣。

此上是程張講學之言。宜另思辨。本章但要體味下文朱子總註。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總註首節以知言。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總註次節以行

言。此上分說前二節。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不知固不能行。然徒造其以首節翻次節。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不行亦不能踐所知。以次節翻首節。此上互串前二節。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註末節首句。承首節言知之至。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註末節次句。承次節言行之至。此上亦分說末節上二句。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知不盡。固行不能至。亦以末節首句翻次句。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行不至。亦知非眞知。亦以末節次句翻首句。此上互串末節上二句。○此章義理精深。行文有不暇及者。不必拈入。如程張講學之言。朱子智仁之論。理固精切。而用之行文。闕者反嫌[illegible]限。不若以知行。分貼上二節。以知至行盡。分貼末節上二句。只靠知行說。則眉目易明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物字不重之生吉凶言其小禍福言其大皆天所命。此章命字以氣言。故云發上章末句末盡之意。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承上修身句註出。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順受即俟字。首節言君子當順受正命。次節申言順受之實。言順正命之例。末二節申言命之正不正在道之盡不盡。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緊承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註不立。註巖牆。以取覆壓之禍。補足致而至者。不可云順受其正。此二節一氣承接。只是一意。知者見之明。不立者守之篤。乃順受之實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値之吉凶死則凶之甚者。註則包括言之。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故爲正命。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謂違道而獲罪於法。非謂在縲絏即其罪也。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致而至也。非天所爲也。故非正命。○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上章末句言義理之命。此章所言則氣數之命。即前註殀壽之命也。君子修身俟死。以立義理之命。而氣數之吉凶禍福。又易以溺人。故此章又點出正命。曰順受。曰知命。曰不立。曰盡道。則大意只是箇道必責成於己。而吉凶乃可付命於天之旨也。不必屑屑命字。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四德是性之全體性之所發詞有細碎處也故又以下句包之。上三句是吸起末句。不是以末句繳足上文意重求字。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以理言。有命則不可必得以數言。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上節富貴在天下節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以下節串上節上二句分貼書面此二句則串說以圖書意也。以內外辨所求以益無益所得乃是爲中人指點內外之殊君子則不審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下二節言人之當然。安勉雖異皆是完得首句。大則君臣父子國家恩義

之倫小則事物細微日用酬酢應之故其當然之理此上註萬物無一不具皆備字於性分之內也。我字。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本首節。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此所謂誠也。則其行之，炤下節行字起下文樂字。不待勉強，反炤強恕。而無不利矣。利順也，順則樂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實有皆備之理曰誠，純此皆備之理曰仁。誠則仁矣，仁亦誠矣，此先另提。其有未誠，反頂誠字。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

未純也。引入未仁以上反說此下正轉故當凡事勉強強字推己及人恕字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心公恕也理得仁也庶幾不遠則莫近意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首節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次節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三節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道之分見既習矣久。行之而猶不識其所以然。道之本源所以終身由之即行字習字而不知即不著不察。其道者道字即上文行習著察之實也。者指人、多也註衆字頂上者字見人人

皆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以心言己之無所恥以事言是能改行從善改已往之非從新悟之是之人承首句人字此句之人是補次句圓義終身無復有恥辱以事言之累矣下二句正申言首句不可無之意故只從次句註起○首恥字第三恥字以心言第二恥字第四恥字俱以事言有作俱以心言者未穩。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即人字人各有吾所固有羞惡羞已惡惡人之惡之心也此義之端也義心所具之固也故云固有此句專就存之理存之則進於聖賢以恥上達失之則入於禽獸無恥

則下故所繫爲甚大。結大字。○恥之有無
達。卽係聖狂分界故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機械則中藏難測變詐則反覆無定。巧則更有生新之術矣。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反覩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此推無用恥之由。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恥心人所固有。彼特無所用之耳。所字緊指他機變之爲說。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卽此無恥一事。將入於禽獸而不能進於聖賢何若人有。○此二節皆言無恥之弊。以見恥之所以爲大也。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

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忘勢以下賢。好善士不枉道樂道而求利。忘人之勢互說則而字意也。

二者勢非自交勢字若相反君好善不知勢在己。士樂道不知勢在人。而實則相成。君成賢士樂道之志。士成賢君好善之美。所謂上下交而泰也。蓋亦各盡其道而已。王公必敬禮於賢仍是好善而忘勢賢士必待敬禮。而後應。仍是樂道而忘人之勢。但何獨從君嗔士。故王公亦從君嗔出士。則意重賢士一邊。蓋有感於今之士而思古也。○致敬內也。盡禮外也。善字分說。道字統包。好字淺樂字深。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德義也。無欲志其知不知也之貌由中而達外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兼天之所賦學之所獲。先註德字。尊之次註尊字。則有以自重。圓尊德之義。而不慕乎人爵之榮。合可以囂囂之脉。義謂所守之正。兼知明守圓。先註義字。德者所得之全理。義者所行之分見。樂之次註樂字。則有以自安圓樂義之義。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合可以囂囂之脉。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切

言不以貧賤窮字而移義。不失。不以富貴達字而淫道。不離。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義字兼德字。道字兼德義。上節言德義之學。此節言德義之用。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不失義便是得己。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先註民望。而今果如所望也。不離道便不失望。次註不失。此節申言見於行事之實與上節只是一意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德義之名實。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修身

獨善。士不失己之實也。澤加民善天下。民不失望之實也。尊德樂義節言其理。故士節言其事實。窮不失節言其理。古之人節言其事實。此蒙引說也。亦清析。○此章言內重德義而外輕知知。不則無往而不善。窮達皆宜。德義是一章之骨。故士以下句句承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若 扶

興者感動善念於人。鼓舞奮發善行於己。暢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才足以有爲。智足以辨理。蓋降衷天命。秉彝天之。人之人所同得。無凡民豪傑之異。此先原其理。惟上智之資以資言。無物欲之蔽言。以學爲能無待攙入待字。於教含無文王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貼猶興。○淺說謂不須另詰凡民豪傑只

待而後興便是凡民。無文猶興便是豪傑。以興不興辨凡豪。指以凡豪分。興不興也不用註實詁。只以興不興空剔。亦是一格。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自外而增之謂。韓魏晉卿貴。言其富家也。富。言其欿然不自滿之意。另見得德業有不足處。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識字是欿然之由。倒提下句。則不以富貴為事。轉合上句。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此皆欲佚民之道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此指欲生民之道。此先截註兩段上句以心言。蓋不得已必當使殺之事。而為其所當為不可不使殺之理。則

雖咈民之欲反覩不怨而民不怨。雙扣不怨。以見佚道生道。民心所共諒也。其不然者則但
使民殺。反是。則亦罔不怨之。○上句作一人看。下一
民而已。反是。句亦作一人看。總見惟道足以服民。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皡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感上之惠而皡皡廣大自得之貌。忘上之德而
意侵末節。勿遽露。喜形於外。自若其天。○
此節只就民言。程楊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此即
下小補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此即利之 如天之自然乃王
之意。 不庸意。
者之政。此即上下 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
亦侵 同流意。
小補若王者則如天節 侵末。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侵次節。○
就民 此節只宜
風說。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皡皡如也。只須正承。不用轉遞。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註殺之之故。何怨之有。點不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註利之之實。何庸之有。點不庸。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註善民之之實。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者字意之所爲也。合點句意。首句刑也。次句政也。末句教也。亦只宜重做民風。勿貪說殺之利之爲之實。以木悶皡皡如之脉。遷善是日進於新。不知爲是如安其舊。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王者以位言。君子聖人以德言。所過者化。身句眼所經歷之處卽速。言其人無不化。首句之意。如舜之耕歷山身所過。而田者遜畔。化字。陶河濱身所過。而器不苦窳也。人化之皆善陶。上句味在過字。此是首句之証。所存者神。心句眼所存主處便捷。言其神妙不測。次句之意。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四斯字。卽上註便字意。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是次句之証。是其德業串說之盛。包上二句。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反映小補。非如霸者攙入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甄陶一世者無不丕變。補塞罅漏者遂間彌縫。○此上註完節義。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此上註本節之意。○所以字是對霸者說。不是深一步推原說。○凡刑政敎所經歷處。便是過。刑政敎所萌念處。便

是存。過者未久存則未形。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言感之於一時。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聲之由來。而爲衆所稱道者也。仁聲孚之於平日。○聲字本面。○此上註仁言仁聲。

此下註入人深。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即人、入尤深也。○此節只就入人上說。以引起下節政教。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法度政之立。禁令政之行。所以制其外也。實義在下節。教謂道德齊禮。道德教之本。齊禮教之具。所以格其心也。實義在下節。○善政善教、即仁言仁聲之所自來。宜相承

說不宜平對蓋善政善敎已寓仁字。故下文不及仁言仁聲也。

善政民畏之善敎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敎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君無不足也。切善政之得財。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一體相關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切善敎之得心。○畏與愛有欣戚之異財與心有內外之分。兩相比較不如意自見。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統註良字。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曰本然曰出於天便不待學慮學慮固爲有功。但此章從親長指出仁義以見本然性善耳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兩句明言不慮之知然愛字敬字即不學之能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指孩提及長之一人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無他以下是申明孝弟所以爲仁義處。○達之天下猶云通乎天下即前無不字意。○仁義發於孩提曰愛敬愛敬原於心體曰仁義。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通章俱是言舜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言居山未感之心]一有感觸[貼聞見]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貼若決二句]○此[言居山應感之心]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通章俱是設境形容]之辭至此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先截註有不爲有不欲]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次反襯爲所不爲欲所不欲以養無字之勢]能反是心[正括兩無字]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章要]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上二句卽是充無爲不爲便能爲所宜爲]

無欲不欲自能欲所當欲則無往而非義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非小慧、術知者術之知。知之巧、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有德之慧則明無不照。有術之知則處無不宜。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孤臣親孽子而常有疢疾者也。緊貼疢疾下言德慧術知。正有於此。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達字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之當。是術知。但註中事理字須切臣道子道所當然說。方不泛。○上節言理。此節言人以証之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外無所事此中竭其力意。兩以爲註白文則爲字見此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此不足列臣品故但爲事君人而已。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借上節襯出此節爲悅但上節悅字屬君此節悅字屬己。○此一國之士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受君之爵則爲人臣。全天之爵故爲天民。然必其道天理中輔世長民之道。○此註行字之實可行下句却是論臣品。勿泛說。

於天下。然後行之。此上註完節面。此下推說可字而後字之意。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求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貼正己。而上下兼君民而字中有無心感化神速不測二意。化之。貼物正。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總說。此下分說容悅佞臣不足言。首節只是引子。安社稷則忠矣。次節本位。然猶一國之士也。過三節。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借次節形出三節本位。然猶有意也。過四節。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四節本位。○通章俱是遞列臣

訖。下二節、勿太說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實義在下、故不註。○王天下、兼勢位勳業說。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王天下人亦在內。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反覯今既得之。其樂可知。正貼○此一樂、是得天。○爲親。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註出不愧怍之根。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正貼有息則餒矣。反覯、是自得。○此一樂、○爲己。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以資質言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即上註所以克己者教而養之。養字、貼育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以上註可樂之義。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註樂字之面。○此一樂是得人。○爲人。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天命不可強。一係於人人才不易得。故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側重三節學者可不勉哉本章是說君子已有三樂。外註則就未有者補說勉人之意。非本義也。○孟子三樂。而及門見許者止一正子。次八節四節之樂。可知其難然不

愧不怍孟子則能之矣。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廣地闢土。民衆民聚。民澤可遠施之實。原廣衆之故推可欲。此是六國。

故君子欲之 還次句之面。然未足以爲樂也 還末句。○欲者心之所向。樂者心之所主。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 首句。○道字點出立字實據。亦定字之由也。○此言天下。無一夫不被其澤。括四海。

貼定字。註次句。故君子樂之 句貼二。○然其所得於天者性。註所則不在存字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

是也。○指首二句。○性中原無宅中之位安民之業也。不與存是說不相干。不存是說不盡乎此。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得於天是理足有生之初。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倒繳上二句。○此節言所性不存之故下節則言所性不加損之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分者外之所界。與所欲所樂不同。上三節之線。此乃言其蘊也。蘊者中之所藏。此句是此節之主。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淸和潤澤之貌。皆性德之生於面者。盎豐厚盈溢之意。皆性德之顯於背者。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皆性德之著於手持足行者。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乃性德自然而生。莫之爲而爲

者蓋氣稟清明是天姿無物欲之累是學力此二句是推補根心之由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正註首二句其積之盛過生色句則發而著見於外者色生見盎施不待言而無不順也末句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欲樂是施於人者然其所得於天者所性是固有於已者則不以是大行窮居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

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已指仁人。末二句承文王泛論道理餘見
。大老以齒德此云仁人專以德言。
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此只是王政下節方見善養老已寓於此。一家養匹夫之妻母雞五
一家養養之也。

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

七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見上節。里謂五畝之宅。見上節。樹謂耕桑。見上節。畜謂雞彘也。見上節。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田宅本有其地、耕桑宜有之事、雞彘可畜之物。教導之以各盡其力、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上節而養之善具是矣。叙養民之政。此節議養老之善。即寓於此。因民利民。所謂惠而不費之王道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易疇、易已治之田。易田則易方治之田也。○田疇所以出菽粟。稅斂所以取菽粟。易薄節下、文使字之實。此二節、俱宜照菽粟說。○富、富於菽粟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註：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食者菽粟。用者菽粟。以時以禮則教以節儉菽粟之財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註首句宜其愛之。與字反襯。而反不愛者。○註昏暮三句。多故

也足。○註至尹氏曰言禮義。必世後仁。謂教化浹。此仁字但言生於風俗厚。故尹註以禮義貼仁字。

富足。禮義仁也。富足菽粟如水火也。禮義生於富足。即菽粟如水火而民焉不仁也。此上註完節義。此下則反繳通章也

菽粟不足而民焉有仁者乎。○足民

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食者即以善民心見養民之為重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各節分註節義末節外註則串註章意也。東山蓋魯換入魯字。城東之高山、高山伏小魯。而太山則又高矣。先點東山太山境象。此言所處、兩登字謂孔子登之益高。合註登東山登太山。則其視下孔子視之也。益小。合註小魯小天下。所見謂學者、既大。合註觀海遊聖門。則其小者合註水與人言。不足觀也。學者之觀合註難爲之意。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補註難爲字義。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本節却是從末驗本。瀾水之湍急處也。本之所促。明者光之

體。本也。光者明之用也。末也。觀觀節首一觀字包下水與日月。故註皆以觀字分包。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因流見本。觀觀仍承觀字。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因用見本。○體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瀾是水之大。源是本。容光必照是日月之大。明是本。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此句推成章之由。而文章外見也。此是本面。達者足於此盈科而通於彼也。後進。○此章言聖人之道大首節。而有本次節。學之者必以其漸志道成章乃能至也。達字註末節。成章後達皆指本說。漸得聖道之本。則亦能及聖道之大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

孶孶勤勉之意謂志趨所向言雖未至於聖人襯徒字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孶孶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善利事也公私心也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所謂閒。○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反襯閒字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重拈閒字是豈可以不謹此下

皆推補言外之意。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反字。知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又推進一層雞鳴而起知爲善慎獨也未起而敬戒慎也補義圓而密矣。上二節兩徒字已是舜蹠之分。然同原於雞鳴而起則其所以分者不在既分之後而在知其方分之際故末節只重間字。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謂不少溢於外也。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包下二句之意。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註下二句之實。此節是楊子執爲我之一。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也。突額其頂也。放至也。謂自頂而踵也。此節是墨子執兼愛之一。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承上二節之失中也。引出中字故度於二者觀一字之間而執其中。各取一半。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輕重無定物權則往來於衡而亦無定用。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中分之中。而不知變不知往來以取中。是亦即猶字執一而已矣。程子曰。此下畢註中字之義。而權字亦可見矣。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

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事物皆分註

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可執。所以不安排著即執字則不中矣此節是子莫執

平分之一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楊子害仁兼愛墨子害義執中者子莫害於時中皆舉一

謂一而廢百者也通章闢異端之害道自唐虞相傳曰中孔子

曰時孟子又指出權字乃所以時中之樞也

端。故此章最重權字。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側注子莫歸重權字

楊氏曰、此下串比三項。理切而意圓。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無權

一意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無權

列人。

○一意則與楊氏無異。翻首二節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謂各半而分執。自爲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處顏子之地而爲禹稷之憂。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居禹稷之地而致顏子之樂。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註下二節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歸重權字。圓足章意不然無權則是莫謂子亦楊墨而已矣。同是執一以賊道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倒提口腹有飢渴之害。故於飲食不暇擇字兩甘而失其正味逆結上五句之意。人心爲貧賤所害不啻飢渴故於富貴不啻不暇擇飲食

不啻甘飲甘食而失其正理。不啻失飲食之正味。白文無貧賤富貴字。而意實指此。爲文只以正意坐入喻意。則貧賤卽飢渴。富貴卽飲食。害心卽甘飲食害正味也。不必割開另說。便是下節一滾說之脉也。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若飢渴然而動其心。若不貪口腹而失其正。然則過人。白文人字指無私之聖人去私之賢人說。註中人字指常人說。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分辨是非而守其至是。分邪正而守其至正。其界分毫不可混之謂介。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三不

字、一必字、一直字、皆有箇介字意在。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亂

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陪意。○謂略其頭者。闡幽正意○謂發人所不及知也。之意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

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與下論註異然據陳氏考証則宜以此爲確。言鑿井雖深。包九仞、然未及泉、上支辟若句而止病在此不止、巳有及泉意而止猶可及泉。猶爲自棄其井也。蒙引有爲兼爲學爲治說爲學不及聖賢爲治不及堯舜皆爲自棄其德業也然只作爲學說較直捷、○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正註性之不假修習。反襯性之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所謂修身以道。道者性之所率也。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仁義身之性也。借其名以濟其私。則非其有矣。通章以仁義作柱子。亦可。有以有字貫者。堯舜所性而有。湯武能復其有。皆真有也。五霸假爲有而又不知其非有。此所以不可與入堯舜湯武之道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猶俗云不回頭。有實有也。言竊其名、假字、以終身、久字、歸字、而不自知。惡知指五霸其非真有。此節是單嘆五霸。小人之不自知說。其非真有作僞。正君子所深憐也。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尹

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首節性字是活字。故外註只言道性。身之性此道身之體此道。假之借此道。之者履之也之字指道。及其成功則一也。安勉異而道不異。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以帝王之誠。形五霸之僞。故下節单承五霸歎之。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首句述伊尹之言。下五句敘伊尹之事。下節則丑議其事也。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賢不賢論德。君臣字論分。是因伊尹而泛言之。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志字是自任之骨。故不言心。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放以正君之德。反以復君之位。事非得已。而心則至公。○可者僅許之辭。則簒是斷然之論。一則表忠臣之隱念。一則杜權奸以借口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其君用四句、反對無功字。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食於人。彭更食功之意同。用謂用其言。從謂從其教。諸家都不作已仕說。安富

尊榮是有功於國計。孝弟忠信是有功於民風。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殆所謂居養尊優、而氣體異人者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臣則各事其職民則各守其業。此三句以臣民之有事反襯士何事而士折出士字。居其閒。謂上下之閒、非臣非民。獨無所事。無所職亦無所業。故王子問之也。倒繳問字蓋訝而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不及為為臣之。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又不可為民之事。即以上節註逼出尚志。則高尚其事。

志而已。志中無所不及尚則無所不貫而大受小知惠養農末皆寓之矣蓋仁義之德寓之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一字其字不為包註殺一四句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包註居惡四句已挿入居仁由義伏脉。一正一反俱就志說。此士所以尚其志也結志云下字。找事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仁也用義也已全。全於所志註完節義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補足大人對面。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此止設言仲子之事。衆好然此但小廉耳。貼舍簞食句。其辟兄離母無親。不食君祿無君臣上下。無人道之大倫矣。對小罪莫大焉。倒找莫大句。豈可以小廉。謂讓國簞豆之義。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夷齊泰伯皆爲父子兄弟而讓國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則並非無罪之蚓矣讓國何足云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此下亚是從人情較計論量處與總註相反。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申法則無親。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伸情則無法。故設此問上註問字之意此還問字之面以觀聖賢舜皐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此節如之何意注皐陶下節如之何則問舜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註中屢提心字所謂觀用心之所極也。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執之之字指守法言非謂遂執瞍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原於天討傳之前代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謂舜亦不得而廢之也此上完結皐陶。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字提心知有父而已與知有法不知而已相對有天下也二句包註節意竊負是畏天訢然是樂天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棄在未逃之先忘在終身之久。○曲以全親然以全法然曰訢然樂則亦心體脫然無累也。○此章言爲士者之心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總註次節三節四節之意爲子者之心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總註五節末節之意蓋其所以爲心者申說聖賢用心之所極。、、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此理毫無曲折所謂生理本直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爲文正須以較論反襯之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通章只註中知有法而已知有親而已兩句已括盡正義。○上截言爲臣之法下截言爲子之情。○此章蒙引設之語楊氏八議之說正犯朱子較計論量之訶然却須從此反看乃得朱子直提論心之旨。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

孟子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王子居儲君之位。養奉養也。養因居為厚薄。不平對。故下单言居。

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夫非句、宜於盡字讀斷。特以此下則連下節意通註之矣。重提故下節但註廣居。所居居字不同故所養養字不同而其氣體側串有異也。皆以居字包之。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註云仁也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氣體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證王子之居也而廣居益可想見矣。末二句是孟子之言。呼是從者傳呼非魯君自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豕但供人之食獸則備人之用。此二節從愛引出敬以明尊賢之實在敬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以載幣也是將、訓奉字。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將。襯末 發見。然幣之未將時正貼末將已有此恭敬之心所謂實也

非因幣帛而後有也。結末將意。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提明立言之意。點出賢者字。特以幣帛爲恭敬。此節恭敬字只指幣帛。然却是即名爲恭敬者。而無其實也。無恭敬之實則是獸畜豕交之矣。拘留也。倒註拘字。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色附於形故下句单言形無不各有自然之理。理性也自然則天也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實履其言是爲踐言。蓋衆人襯聖人外註賢字亦在內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重在性字故無以踐其形。此上反襯此下正還惟聖人有是形先提形字而又能盡其理。盡性然後可以踐次點踐字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實也其形也。總註章意下再申解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故形色之氣異而性之理亦異既爲人形色須盡得人理。性也然後稱其名。人之名。此正論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兩項夾出惟字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正還惟字不充則形爲虛器矣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別無踐形工夫

盡形之理即是踐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倒提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倒包本節上文

跟弟字而喪之不可短矣並包上節跟孝字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單承短喪乃教之所孝而已矣之証也

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申說敎之孝爾已矣之意。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貼其字。之母所謂懷王子而有三年之愛者。死厭卽下文禁。於嫡母。而不敢制於分非其情也。終喪終三年之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大功小功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宣王短喪時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此是喪庶母古禮。疑當時此禮已廢一意或既葬而未忍卽除又一意。故請之也雙敍敍事於上而綴問語於下。此文法靈變處。若移公孫丑曰於節首。氣雖順而勢拙矣。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最重欲字。與首節欲字對看。其傅爲請雖止得蒙上不得字。加一日猶勝不加已者止而不加也。我前所譏宣王短喪乃謂夫莫之禁王子則禁於禮而不得終耳。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三年之喪。白文隱含。註則明提作主。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此禮制也。示之至情◎此仁心也。則不肖者、齊王有以企而及之矣。喪制以禮言。不但不可短。亦斷不可加。以情言。宣王有欲短之念。則即三年而如無一日。王子有欲終之心。則得加一日而已不啻三年。何也。仁不仁異也。故此章不論禮制。但論至情播動他三年之愛。則禮制在其中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支五者蓋因人品高下以質學言。包止四句。或相去遠近以地言。先後以時言。貼淑之不同。先統註五艾句。者之人。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天資。播種封殖人力已至人力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反觀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正還□此上先註時雨化物。教人字。承教之妙亦猶如字。是也。指時雨化之。若孔子之於顏無所不悅會日雅一貫是已證佐。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兩項、各因其所長。指天資。而教之。承教字。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長在德行。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長在政事言語。亦用證佐。○成德成就其天資之純厚者。達財、通達其天資之明敏者。○化之、成字、達字、皆承教字說。○養之純一而不戕其體曰成。範之正而不滯於用曰達。

有答問者、

就所問。先提問字。屬學者。而答之。次點答字。屬教者。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證佐。○皆因所問而乃答之。以釋其疑啓其悟。不遽告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進德修業。以為善。艾治也。改行自新。以去惡。人或不能及門受。

業地相去。時相後。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私字以善淑字治艾字其身。是亦君子教誨字。承教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地不同。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時不同。○証佐。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君子施教。各因其材。包上五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俱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重高字。焰下登天。美字串帶說。○使字。謂貶其教以就之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匠羿）有不可易（改變皆易也。）之法。（註節意。）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顧上節使字。）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單承上節射說。喻意卽是正意。）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倒註如字。）因上文彀率而言。（單承射。）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補明正義。）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還首句喻義。）然其所不告者。（承正義。）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還次句。喻並說。）（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

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非難則非登天。非易則及不能使。○中道就在引而不發內。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不自勉則終於拙矣。教者安能改變其中道而使彼幾及哉。○此章言道有定體。中是也。但此章是論教。非論道道字是推其原耳。教有成法。繩墨彀率之比。中道而立之理。是也。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承道有定體。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承教有成法。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先提身字。出字承有道。則道在必行以道殉之義。道屈先提道字。屈字承無道。則身在必退以身殉之義。以死相從而不離也。結兩殉字之實。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君子之道，未聞有此。○章意重在此句。上節是引過此句。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含貴字。來學者也。含賢字。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有而恃之曰挾。心有所挾，則心已牵於二者矣。則受道之心宜重拈心字。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無類之心。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因人之教。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以處事言。不可而已。則怠心勝也。所厚所當厚者也。以待人言。於所厚者薄則忍心勝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合斷上兩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此節以爲學言進銳者躁心勝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次節不及首節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敗事機拂人情。懟學業。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動物。植物。愛謂取之有時。愛之以時待其長。用之有節。愛之以節惜其費

程子曰仁（以愛之理言章內仁字皆以仁之用言）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仁包親愛此原其理）分而言之則有序（此是章義）楊氏曰其分不同（物同生民同類親同氣）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理一者性之所含分殊者氣之所分）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尹註重親親所謂孝弟爲爲仁之本也○白文上四句反說下二句正說）

（上言所施不紊下言所施有等只是一意）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首二句之義○知以處事言則事無不治之效。首二句而其爲知也大矣已含堯舜之知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次二句之義○仁以待人言。親賢謂親愛賢人則恩無不洽之效。次二句而其爲仁也博矣已含堯舜之仁。○上四句言其理下四句證以人。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宜務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非急務。察致詳也放飯大飯飯字上聲言恣肆以食也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宜務齒決齧斷乾肉濡肉以齒斷乾肉以手斷不敬之小者也非急務。問講求之

意服有輕重乃獨務其輕敬有大小乃偏務其小故以反上節而譬之。○此章言君子之於道仁知之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貼無不知無不愛二句。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貼當務爲急急親賢爲務二句。通章以知務作主。上節言知務之益。下節喻不知務之弊。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此知之不知務者。卽末節喻意。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仁之不知務者。卽末節喻意。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次節孟子喻言不知務豐氏則以知仁正義申言不知務也。

自文以不知務順結。豐氏提不知務倒包。文法雖異其理一也。卽此可悟局勢之變。

提耳下孟卷之四上終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耶埒手著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所愛而仁民及所不愛仁民所愛而愛物及所不愛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謂及其所不愛者而亦愛之也○上句質言其人下二段空論其理下節則又以其事實之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答辭無曰字。故如此清之。糜爛其民使之戰鬭。倒提戰字。詮糜爛之由。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不宜愛。之故及其民、及其所愛。以民之故及其子。及其所愛皆因不必愛之土地及之。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繳結上節。○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作文不暇及此。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上節仁者三句是實。不仁之禍由疏逮親。上節不仁者、至次節是至。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謂孔子所作春秋之書。每書指書法說諸侯戰伐之事。便是敵國相征。必加譏貶。譏者隱言其非、貶者顯著其罪。以著其擅興之罪。非上命之以伐也、但宜渾說恐侵下。無有以爲

合於義而許之者（義是許字[illegible]　有義其戰者）但就中（之中）彼善於此者（雖非王命。然盟而不不殘民命。不取財貨。）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戰不利其有則猶爲善於他戰。（春秋書戰二十三。白戰即至戰艾陵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下字）有罪、則天子（上字）討而正之。（繳征字。此便見敵國不得相征意。）此春秋所以（申繳上節）無義戰也。（上伐下、義也。敵國相征、便不合義。言此則七國之戰可知。）

（敵國、謂同爲侯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專指書經。理有定。衡事不盡辭確。）容有重稱（照下血流句）而過其

實者。甚彼人之罪。著此人之功。未必皆實。學者當識其義而已。以理信之。此上先說辭不盡可信。此下方貼書氣。苟執其辭。信書之辭。則時或有害於義。無理之辭。遂學者之疑。啟借口之弊。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照上記事之辭。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繳上節盡信之脉。完本節而已矣之意。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正君安民。此則義理之可信者。宜專指武成一篇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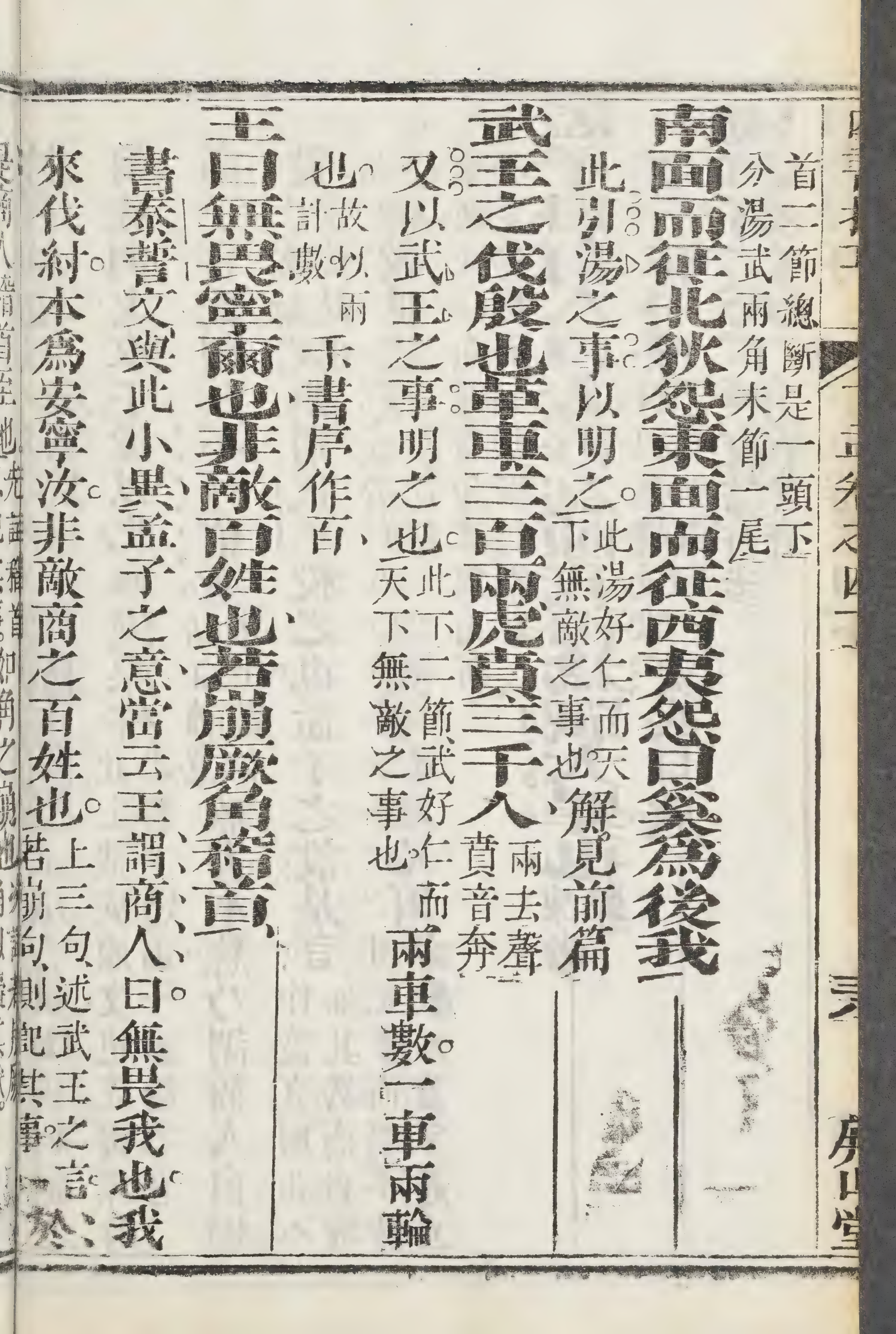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中樂壘所用。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此上武成原文也先提漂杵之辭下還孟子評論之旨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括証節意繳上盡信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上文紂之前徒是也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作設言則非不知其爲商自殺也。懼後世之惑。惑於仁人亦貪殺且長不仁之心耳。因此言而謂不妨好殺。首句是立案。語下二句據首句之案而斷之。至仁指武王。至不仁指紂。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陳以基戰。故末節単結戰字。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首二節總斷是一頭下分湯武兩角末節一尾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此湯好仁而天下無敵之事也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此下二節武好仁而天下無敵之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故以兩計數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上三句述武王之言若崩句、則虛其事

是商人稽首至地也以紀其事。如角之崩也角以擬其狀。先詞稽首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各宗指民爲暴君所虐。皆統計曰皆。分言曰各。欲仁者好仁。承次節求正己之國

也。故不用戰而善戰爲大罪也。○若有敵之者則用戰矣。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可告則能與。者也巧則在其人。在人則不與。雖大

匠承首四字。進一步說。亦末如之何也已。結不能宅。蓋下學。爲學之規矩。可以言傳

與能。上達。之巧。爲學必由心悟。不能與。此則朱子申解章意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

如此、借証。得之心而應之手。父不能傳之子。

子不能得之父。所謂巧也。○書係此體。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糒也。謂乾飯屑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此章是言聖人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上二句。不動心之況。及其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至末。總申若終身若固有之意。看後之富貴則舜非終身貧賤而乃若將終身。看前之貧賤則舜非固有富貴而乃若固有之。所謂性者也。巢許雖逍遙物外。何曾到此界分耶。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閒去聲

言吾今今字必有所據。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親吾親以及人之親。此理此情已素知之。此下則以殘人之親。言其禍害耳。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不閒彼人則是自殺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倒繳自殺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推說對面。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禦過關者之暴。其暴易察。○以者以關也。禦字內有作爲在。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征稅出入。爲司關者之暴。其暴無窮。○以者亦以關也。爲字有心計在。○於法古之中。寓殘民之術。其不法古者更當何如。其類於關者亦槩可知矣。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

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統言善行不行者道不行也。謂無以化之。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單言使事。朱子小註於上段云、猶可以使之、也。便是上全下偏過去、不能行者令不行也。謂難以使之。行道原不僅爲化妻子。使人亦不僅是使妻子。然皆以妻子言者。極言。其勢之窮也。卑者如此。則尊者可知。戚者如此。則疎者可知。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是也言積之厚雙關說兩周字。則用有餘雙關說兩不能字理明而氣充。則周于德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以干譽也。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此人另說。承上句人字。則於得失之小者。包簞豆。名譽所不在。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指讓千乘者。此上註完句義。此下申說章意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讓千乘、而於其所忽色簞豆、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能其所以安。則千駟一介。一視之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賢者有德仁則德之首也。○信者知明而任專也。空虛謂其地人民皆無依賴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禮義上下粧成一項。則反面自見。○禮以辨等威。義以別是非。宜分說此言制度。勿混下節政事。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指財用。無道無政事也。取之指財用、無度無政事也。用之指財用。無節無政事也。故也。則字意。○政以大綱言、事以節目言。○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側串無仁賢則禮義禮義由仁賢出。政事政事由仁賢布。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謂竊據土地。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謂盡得人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築土爲壇壝周禮圖謂壝在四隅如矩曲方殆壇角兼隅之像歟。土穀相依以養民。故壇相並而祭同時。以祀之此註社稷字義下註三項輕重之理蓋國以民爲本故貴。照次節。社稷亦爲民找入。而立故次。照四節。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並找入。之存亡故輕。照三節。故其輕重如此此皆以理言也。若以分言。則君尊。社稷次之。而民爲賤矣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丘言其鄙陋。）至微賤也。（反襯貴字。）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註首句。是主。）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註次句。是客。三句、則客中客也。故不註。）是民為重也。（繳首節首句。）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暗含民字。）將使社稷（明找社稷。即前註係乎二者之義。）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更變也。立置也。）是君輕於社稷也。（繳首節三句。）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包註上三句。）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找、入）禦災捍患。（包註旱乾句。）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註完句意。）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不[illegible]）

不祭也、借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繳首節證、故曰亦。次句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字、興奮發也、起見。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看下文鄙薄等語、見其高風、足以振厲頹俗耳。君子不由、則又當別論。○首二句、總提、以下、皆申、所以師百世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人者所以載仁之器也。粘成一串、便是合字之旨。轉合然字。

仁理也。仁體無為。人物也。人心有覺。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仁原於性。而其於心也。道率於性。而見於事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下謂字即言字。證得明切。重道字欲人知道之實。重人字欲人勉仁以盡體道之功。皆可。○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前篇。無去他國一句。此則上述夫子之言。而孟子中斷其道。下述夫子之事。而孟子亦中斷其道。見聖人去國。其道亦不同。如此則義非重出矣。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無一語可凴據也。大、即下文多字意。○

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

也、

詩邶風柏舟上段之詩、及大雅緜下段之詩之篇也。合註。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謂莊姜即女中之仁人。見怒於羣小。謂衆妾。此註詩之本義。孟子以爲孔子也士之事可以當之。此註下句孟子斷章取意之義。肆發語辭也。遂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上下詩中慍字即不理而憎多口也。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此註詩之本義。孟子以爲文王也士之事可以當之。此註下句孟子斷章取意之義。○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中補言外之意。不必纏攪莊姜太王事。只重孔子乃士而爲師友。乃士而爲君者。且有慍而多口者言外見不足爲自修者之累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指出昭昭實義氣不得拘物不能蔽全其虛靈不昧之謂而施於天下國家施者使也天下國家國家包人字。其有不順者寡矣補足上段之效下段反是只主為治者言有以治教矜枉者亦可。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微有行過之迹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上間字平聲此間字去聲少頃也茅塞茅草生必有根有萌氣拘物蔽皆心之茅也而塞之也連蹊徑亦不可得。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兼靜存動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節。聲。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謂其紐旋轉不滯而有蟲形也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单頂禹。時鐘三字、、連念在者另念鐘紐追、、字如蟲齧而欲絕蠡字。註完句義以、、、下註尚字意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追不蠡補出文鐘。是以貼以字。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我上節。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是、、、奚足字何足字、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二

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此上先以城中之軌反襯此下以城門之軌正還。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因久時之長。車多地所限。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完節面。言禹之鐘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結追蠡。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追指而議優劣也補出文追找奚足句以圓章意。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倒序以伏復字。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

正入本節。文饑陳臻問言字。貼曰、、、齊人望字。皆以孟子復勸王發棠句、上而

、、、又自言恐殆字。其不可也。未句、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貼卒能改行照搏虎、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

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止其於義不可而止之也。知止兩字一章之鍵

不關搏虎之勝負。亦不關王發棠與不發也。

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申補語外之意。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包註上五句。之欲欲字引性字。性也。此節性字以耆欲言。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此命字兼理氣為數所限氣之命也為法所拘理之命也。不可謂貼君子我性即願欲。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不謂內有識力在蓋以命制性安分守法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此氣數之命。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此義理之命。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五之於字。則賦於命者此節命兼所稟之氣與所值之遇言。所稟有厚薄清濁。此句則单以所稟言命。此上包註上五句及命也句。然而性善此節性則单以理言。卽性善之性。可學而盡貼有性焉。故不謂貼君子。之命也。不謂內、亦有識力、盖必盡其性、而不誘於氣數、不拘於境遇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智之句、語意難明、故单引張子語以解之。此句命宗謂嬰稟命薄也。愚按所稟者厚而清此承張子語。而以上文程子之意、統申五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天道卽仁義禮智之本體。無不脗合、而純純是聖人。亦不已焉不已是天道、亦宗則聖人合一矣。此上是命之厚而清者。薄而濁、則反是。包註對面一扇。是皆所謂命也此節註中命宗皆以所稟言。而朱子小註、又兼所遇言、然

宜非說爲備。或曰者當作吾人欲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合理氣說而命於天者也。亦合理氣說此是統說作襯然世之人反對兩個君子字。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不知有命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不知有性。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上節命爲重。下節性爲重。以伸此而抑彼也。上節伸命而抑性、下節伸性而抑命。張子所謂養上節五者皆養口體者。則付命於天命也不謂性。道下節五者仁義禮智皆是天道則責成於己性也不謂命。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善信兩句宜連說蓋人有以或善或信專稱者若正子不容專

名以善。亦不得僅名以信也。連說方合得末節意。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先舉註可欲。其惡者必可惡。此句陪說其爲人也。次貼可欲本面。而不可惡。陪則可謂善人矣。繳上節善人正寸。本句謂字。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字。頂善。皆實有之。信字有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外註欲字屬已。與內註異。勿用。

與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

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頂善字。至於充滿無所缺。註充字。而積實無所閒。註實字。則美還美字。在其中界光輝字。而無待於外矣。襯在中句。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積中、充實也。發外、光輝也。此二句總說。美在其中。承美字、領充實。而還而字。暢於四支光輝之見於身者、屬德。發於事業光輝之達於行者、則屬業。此二句分說。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雙承。貼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字。承大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化字。此二句亦總說。下再申說。仍以德業分言。無迹亦可。則不思、不煩擇善。不勉、不須固執。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貼聖字。張子曰。大可爲也。思勉可及。化不可爲也。從容難强。在熟之而已矣。補說工候。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上六字連讀。化者在已無迹。知者人所及見。神字在聖字上贊之。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閒。閒字是中字界分。謂餘於善而不足於信。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

已者、信。或未實也。中字註佐、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
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
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
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
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
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
理。善包美、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張程兩註、註可欲
也擴充大聖。皆與朱註異、。善
信美、是成己、大聖
神則兼及物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 故逃必歸楊。楊氏太簡而近實 故逃必歸儒。故其反正 指儒。之漸 漸字、貼串遞意。大略如此 圓活兩必字。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 憐其已往。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善其方來。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 照上節歸字、貼既入句。而又 醒又字。追 與白文追字異義。咎其既往之失也。 勿誤作惡其復放說。

○此章見聖賢 儒也。之於異端 楊墨。拒之甚嚴 未歸之先。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 包攝章意。拒之嚴 陪說。故人知彼說之爲邪 好辨章是也。待之恕 正說 故人知此道之可反 此章是也。仁之至 承嚴。義之盡也 承恕。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總說三征字三有字。註首三句。然轉用其一二句。布縷取之於夏、緩粟米力役。粟米取之於秋、緩布縷力役。力役取之於冬、緩布縷粟米。當各以其時。此句是用一緩二之旨。夏秋冬、所謂時也。取一緩二、所謂以其時也。夏秋冬天道也。用一緩二、王制因乎天也。若并取之、括用二用三。則民力有所不堪矣。括有殍父子離。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扼民字。取之無度、用一緩二、度也。用二用三、無度也。則其國危矣。民有殍而父子離、其何能國。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上截寶失其寶者危。下截○土地所以生土。政事則所以治人與土。而安。富。尊榮。皆原於此。故為諸侯之寶若寶珠玉則此三者必失而身且危矣何暇言國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非齊必禍括以違道之才取之耳二句括盡章要

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本義)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推到章外更是意圓理足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包註節意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以下文夫子知之 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貼若乎。貼乎是字 孟子答之。包註子以句、而或人自悟其失。旁註六句之意。下再順註。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貼殆非句、撇從者但此下側入孟子。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往者二句、卽科條也故不復註苟以向道之心貼是心、

而來。貼至字。則受之耳。貼末句之面。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申末句之意。

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推註章意。○事甚敗典。然或人不責從者而能言有教無類之旨。故註圖足此意。則敗典中反成韻事。孟子不復置語。殆亦心許其言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雙扣不忍不爲。人皆有之。雙扣兩皆有。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順點兩句之面。此仁義之端也。雙扣仁義端字。則爲達伏脈。然以氣質之偏。此不能達病。一物欲之蔽。此不能達又一病。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反兩達字。伏下能字。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正還兩達之。則無非仁義矣。雙繳仁也義也。此節重達字。故上

先言其理次言其弊次言
其功皆爲達字作勢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漸進之謂達。盈滿之謂充。此充字從達字來。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

不
義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承上節達字引充字則能滿能字充字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上段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此節與上節只是一意此節乃以害人穿踰指其實而申言之以見達而充之之爲仁義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忽略賤鄙褻也。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無識無隱忍無恥。而甘受之者反說受字以襯實字。然其中心必有慚恧。慚於怨乎怨人。而不肯受之之實正貼無受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往字。而非義矣。倒繳人能充順落無所往而非義。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也言隱默不言皆有意探取於人。雙扣言餂不言餂。是亦穿踰之[illegible]證本節面。然其事隱微

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例字貼白文類字。明必推無穿踰之心承次節。

以達於此字。承達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此上二節只完得充無穿踰一句意故一總收足。士字讀斷上節言人。此節言士。上節人以惡聲加己。此節我以諂言引人。當亦有辨。○仁人心也章後二節。单言仁。以體該用也。此章後二節。单言義。由用乃可以得體也。蓋仁體而義用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對下字、乃目前常見至近點醒近字。之處也。舉舉之。以言目前之近事照言近。而至理存焉照指遠。○理、即事中之理。粘說乃見而字意趣。○理者事之所當然、所以然也。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上兩段空說君子二句、申首段君子之守

節申次段。此及下節節首二段實義也。故首二段不註。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天下平。非效言。以修於身者舉而措之耳。蓋所施不外所守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上二句。喻言也。下二句。正言也。単反証舍約務博。則棄近務遠者可知。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謂所得於天者全也。無所汚壞。氣不拘。物不蔽。不假修爲。不待反之。兼知行。反說。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在反字前。兼知行。以復其性。正貼反字。連上句性字。

卽白文之字所指。而至於聖人也安勉不同成功則一。者字言其人。之字指性說。

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並去聲

動容貼動細微容。周旋貼周曲折旋。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盛德統原於內中禮分見於外。盛德、則性。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单承首一段。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合註下三段。○四段中、每段。以性字作骨、皆聖人

之事四段皆是事。性之之德也。四段之事皆從性德流出。○繳首節首句。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即性理。之當然者也。先註法字。君子行之兼知行。次註行法。而吉凶禍福命字。有所不計俟字。○而字串下。是貼以字。若行法而不俟命則必願外。俟命而不行法則為曠達。以行法而俟命乃為兩盡。註完節面。蓋雖未至於自然照上性者。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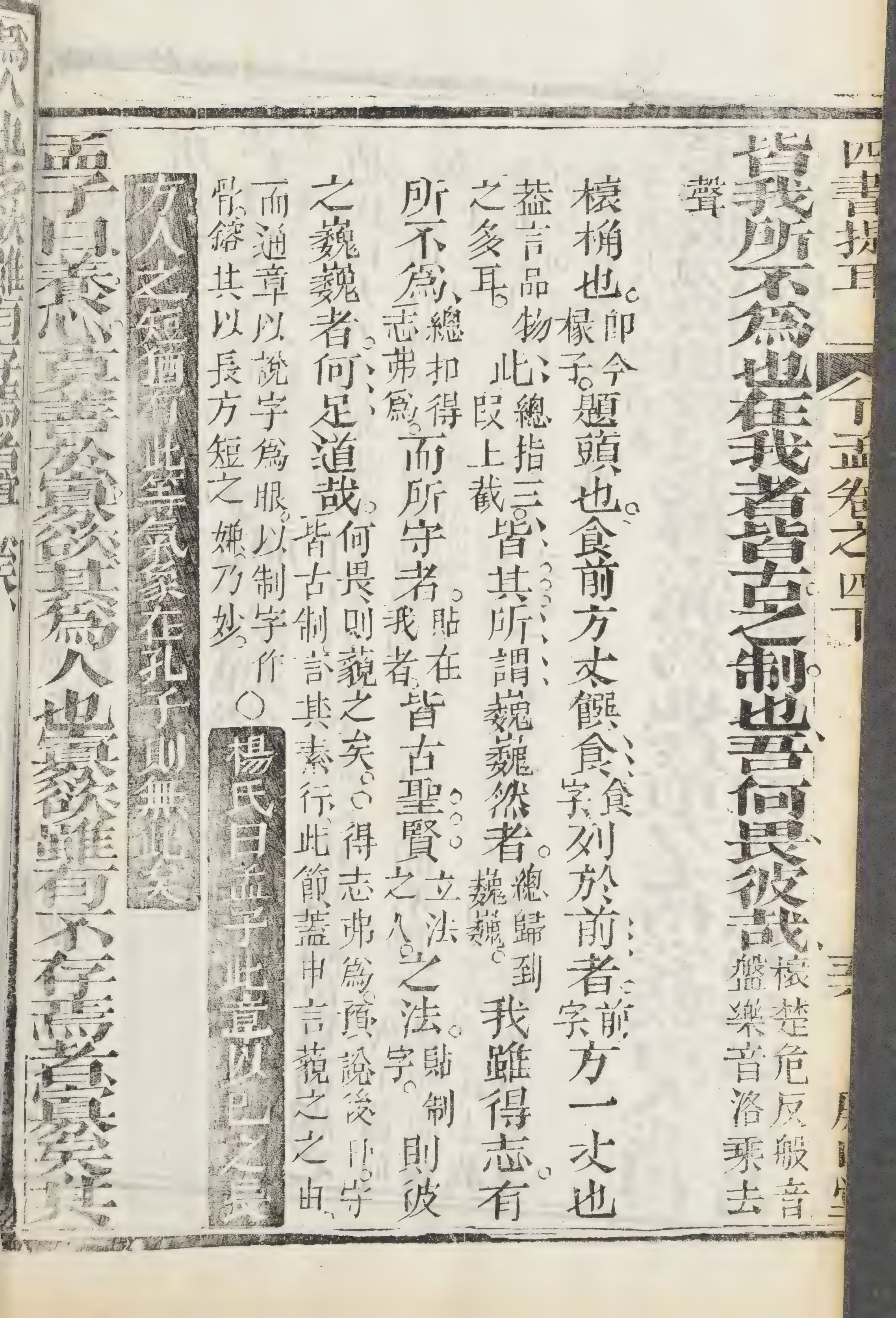
此反之之事繳首節次句。○此命字指氣數言。與立命命字異義。○上節禮哀德言亦在法內。但法不止此。不必呆承。董子所謂正其義行法不謀其利俟命明其道行法不計其功俟命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性者立命由此性者出聖

人也以下節見次節行法以俟命以末節對次節君子也分峙兩項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合說性反總歸性字。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謂戰國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富則有財貴則有勢高顯節下節上三項皆以富貴而踰古制者。藐焉而不畏之。伏下節何畏勿視使是藐此上詁究何義則志意舒展之心言語得盡也。說者之言。○此上我到說字蓋此章緊靠說之時說方不悖孔子畏大人之旨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



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即今椽子。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字列於前者前字方一丈也
蓋言品物、此總指三、皆其所謂巍巍然者。總歸到我雖得志有
之多耳。此段上截巍巍。
所不爲、總扣得志弗爲。而所守者。貼在我者、皆古聖賢之人。立法之法字。貼制則彼
之巍巍者何足道哉。何畏則藐之矣。○得志弗爲、預說後所守
皆古制、言其素行、此節蓋申言藐之之由、
而通章以說字爲眼。以制字作○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
骨、緣其以長方短之嫌、乃妙。
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

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此所謂人之心也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與周子所言以至

於無之欲異故言寡然多〈寡反對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而虛

若無之則釋氏矣 詳只言多欲一段則

不倚靈而不昧體具衆理 者所當深戒也寡欲一扇自見而養

理用應萬事者本心也 更說到

心莫善之意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欲之所

亦在其中矣

自也即大學

所謂獨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羊棗、

羊棗實小體言其黑色言其圓形言其又謂之羊矢字即屎棗曾子以

父點出血脈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謂食羊棗時故不忍食也

口之所含。嗜者心之所含。二字下得精懇。此節雖係序
案。而不忍二字。已包盡章意。下節獨字。正是不忍痛處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
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
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細切
肉聶而切之爲膾。爲膾
隱獨則輒以觸思親之
志於其親之生。於酒肉
之仁孝之至。寓此勿作一
則不忍聽於耳。嗜獨則一
名皆在外之聲。而觸不
親終身難解處。詳味養
謂此書爲孟子自著。如
忍字包攝一章之旨。抉

炙肉也。燒之爲炙。同是肉而割烹異
。重獨字。同則無發不忍之
故不忍食也。從瑣事中推出至情養
見之。不忍於其親之沒。於羊棗上驗
事看。○姓名宜指親之姓名說名獨
忍食於。曰羊棗膾炙皆在外之物。姓
之隱則不。於同於獨。此是他氣通於
節及此章令人嗚咽泣血矣。史記
章若非自著。記者怎能下個不
千古孝子之隱乎學者參之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志大狂略於事簡也略於事即在志大上見故以而字串狂簡○進取謂求望高人所不及○遠○入所難至○即是志大○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即是略於事○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蒙上節孔子曰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據論語舊文○論語道作行獧作狷○辨論孟字異處○有所不為

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自節首至不爲也是述孔子之言。孔子豈不欲三句是孟子申說孔子所言之意。但此節獧字帶說只重狂字蓋緊應何思狂士之問也。其次单指狂說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是問曾士中何等人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 作文不必徵事總依下文

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是問其人何等事實。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太言大也。連日字解。有志大而言不大，亦有言大而志不大者。其志句大字一連，故曰志大言大。

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其志三句，便是狂者志大。古人即堯舜也。

夷平也。對高遠說，蓋因其高遠之志而平考其行實也。

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謂行不能盡蓋其言，非謂行違其言也。此便是畧於事。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

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

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章問狂不曾問獧但所引夫子必也狂獧乎是狂獧連說故於言狂外並解之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此節言獧註既清其線脈矣而此處又將狂獧一並申說蓋自此以上是論孔子思狂獧之心自此以後是論孔子惡鄉原之意故於此並束兩項見狂獧雖非中行而志節本乎天眞則皆可以傳道若鄉原飾爲中行而似是而非則適足以賊德德者道所實得道者德之統名皆所謂經也此是通章關鍵處屑潔也補註潔字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

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字無病病在鄉字。鄉者鄙野之名原與愿同荀子原[illegible]

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宗所謂愿人宗謂之鄉原合點孔子

以其似伏下此一字括盡鄉原照居行徑。下文皆此字作線德而非德之節。故以為德之賊。

先解德之賊句以下方倒找不入不憾。蓋末句乃不入不憾過之故也。講先輩文者惡倒挈然得勢得理則倒挈何傷哉。

門不入而不恨之面。句以其不見親就入、影不為幸憾、影不潔惡思宗反照

伏下惡宗而痛絕之也。句、、、上五意萬章又引孔子之言句、而問也。末一句清本

節語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與僭也。不進多顧忌也。之貌。照有所不爲看。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解字義此下順解句意鄉原下兩段。對衆皆悅之看。此上分鄉原二字總包、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包言不顧二句。而徒每事貼疊說意必稱曰字古人耶。此段解鄉原譏狂者 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此段解鄉原譏獧者 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爲字中有造作在。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謂譏狂獧之外又自言其志若此蓋自節首至此皆孟子述鄉原之言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伏下於人也。孟子

言、上皆鄉原之言。末二句、此包生斯深自閉藏貼閹以求親媚、
則孟子評論鄉原之言。此三句。然。
貼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鄉原之善斯可而媚於世者。只是做
字。、、、作一個似字。亦文皆是發明似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讀、、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謹厚亦德中所有而
斷
乃云賊德。章蓋撇過鄉字。单東、
原字也。故註側注原字解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謂鄉原。欲非之則無可舉非之謂舉言其失。欲刺之則無可刺也。刺之謂攻其疵。專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流宗衆莫不然也。俗字。合上句。謂之流俗。汙濁也。汙世則舉世皆濁。不但一鄉一邑之俗矣。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忠信廉潔所謂德也。非忠信廉潔者猶可非之刺之以改其失。似忠信似廉潔而實則陰害於忠信廉潔矣。故曰賊。此節重此二句。乃下節似字之根也。無可舉刺者在此似忠二句。同俗合世者亦在此似忠二句、衆悅自是者亦在此似忠二句。而堯舜之道所謂眞忠信廉潔者。彼皆竊其名而叛其實。宛似中行而喪盡狂獧之志節。其病皆在似字。下文惡字、所以專承似字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包一節以明之。明其賊德莠似苗之草也點似字似則亂矣五亂字皆承似字說。佞、才智之稱。利口只是口快言多非有才能智慧其言似義點似字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以上分註上五句字義以下詳註末一句句意蓋上五句賓也末一句主也鄉原不狂不獧、逆映前截人皆以爲善、有似點似字乎中道、德之統名。前面中道。應而實非也。承節首似而非者句故恐其亂德。恐字是惡字之由。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節中道。興、興起於善也。邪慝

鄉原之屬楊墨子莫子皆在內。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

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此上提經字邪慝字。一並反說以蓄反字正字斯無之勢。此下正說。

君子於此於邪慝並作之時。亦復其常道而已。正貼首句。反經兼修己及事爲說常道既復。貼經正。則民興於善貼則庶民興。而是非明白無所

回互似不能亂眞。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白文言無而詮言雖有者蓋設言以見庶民之不惑反經之效弘也。上文皆論孔子惡鄉原之意此則孟子自道其閑邪衛道之志。蓋隱以中行自命而以承孔子也。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括前段之旨。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括後段之意。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

而已矣。承後段、結束末節、其不及前段者、蓋狂狷不可以驟得、而鄉原不可與苟同、爲庶民憂之切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此上統註三個五百有餘歲之義。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不拘見聞、然看末節語氣、則意重見知、蓋孟子歷叙往聖、而隱以見知自任也、遷固之史、皆有自序、蓋倣諸此、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承文武、點道字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註聞字夫子焉不學註知字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總還末句、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貼首二句時未遠貼去聖人二句鄒魯相去又近貼近聖二句兩也字一氣遥下不斷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

後。顧上案起末句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言外見必有見而知之者矣蓋有舍我其誰之意○愚按此言謂末節末二句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上句無有之面而憂後世遂失其傳下句無有之面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轉中上句無有之意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轉中下句無有之意故於篇終歷叙羣聖之統前三節而終之以此末節所以明其傳之有在前三節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末節其旨深哉外註意致在復音韻纔繞下面綴以二程墓誌序文以見聞知之果可俟而朱子私淑以續其傳亦隱然在不言之表矣○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

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提耳下孟卷之四下終



